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ZHONGGUO
YOU MO

戏台上的蟒蛇

周锐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ZHONGGUO
YOU MO

戏台上的蟒蛇

周锐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戏台上的蟒蛇/周锐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6.1 (2006.6 重印)

(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)

ISBN 7-5342-3754-8

I. 戏… I. 周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5866 号

戏台上的蟒蛇

周 锐 著

选题策划 孙建江
责任编辑 孙建江 王宜清
封面设计 韩吟秋
版式设计 天庐视觉
插图 郑凯军
责任校对 倪建中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8.75

插页 4

字数 134000

印数 15001—19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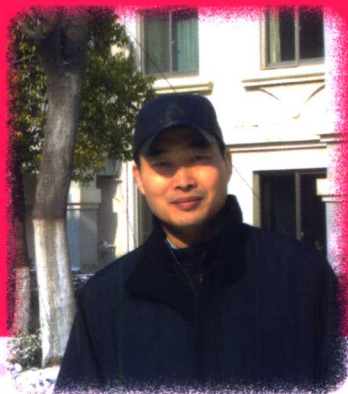
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42-3754-8/I · 747

定价: 13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周锐，身高一米八二，人家说著名的作家应该“著作等身”，也就是说把他写的书堆起来得和他的身体一样高。周锐已经写了六十几本书，如果他是矮个子的话，就可以“著作等身”了，可现在这些书才堆到他肚子那儿。他还得努力地写啊写。他写的书有《天吃星下凡》、《超级球迷》、《中国兔子德国草》、《爸爸的红门》等等。他曾八十多次获奖，包括第二、三、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第四、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台湾一九九四、一九九八、二〇〇一“好书大家读”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等等。



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周锐系列

超级球迷

蚊子叮蚊子

书包里的老师

元首有五个翻译

市长与鸡毛

哼哈二将

明星与替身

九重天

戏台上的蟒蛇

一副象棋三十三个子儿

本社已出版周锐作品

幽默水浒	定价:15.50 元
幽默西游	定价:16.00 元
幽默红楼	定价:15.50 元
幽默三国	定价:15.00 元
幽默三国之轮椅大塞车	定价:14.00 元
幽默三国之魔鬼训练营	定价:14.00 元
幽默聊斋之月亮能失控	定价:15.50 元
幽默聊斋之向地府移民	定价:15.00 元
幽默聊斋之植物人开花	定价:15.00 元
超级球迷	定价:13.00 元
蚊子叮蚊子	定价:13.00 元
书包里的老师	定价:13.50 元
元首有五个翻译	定价:14.50 元
市长与鸡毛	定价:12.50 元
哼哈二将	定价:13.00 元
明星与替身	定价:13.50 元
九重天	定价:12.50 元
戏台上的蟒蛇	定价:13.00 元
一副象棋三十三个子儿	定价:12.50 元

锯子与手风琴 的合奏



楔子

儿子累了,苦恼地把笔一扔,托住左腮。

他不能太用功。他学习用功一过了极限,左边的第三颗牙齿就会发警报,一阵阵地疼起来。

这时他只好看电视,至少看半小时,让荧屏射出的光波和声波治愈他的牙疼。

但有一天,电视机坏了(后来经检查,它的电路板左边第三个焊点接触不良)。

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儿子就来找我聊天，因为他亲眼目睹，有一回我跟邻居范先生聊了一个钟头，把人家的打嗝治好了。

“爸爸，你们那时候不用读书，是吧？”

“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。”

“也不用交作业，像寒假作业、暑假作业那样的？”

“什么作业都不用交。”

“学校不上课，你们就整天在家看电视？”

“那时候没电视——我是说，一般人家还买不起电视机。那时我们家里只有收音机。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广播剧，听里面的老爷爷讲故事。还有一种广播节目叫‘电影录音剪辑’，我们就可以经常听电影。”

“不上课，不读书……”儿子心驰神往着，“那学校里就空荡荡的啦。老师没事做，也舒服死了。不过他们也没办法摆威风了。”

“是的。那是做老师最不威风的时代。”

在那个时代以前，从来是学生怕老师。在那个时代以后，仍然是学生怕老师。可就在那个时代里，老师怕学生。而且不但学校里是这样，所有的地方全都乱糟糟，全都上下颠倒。



“那么，在工厂里，厂长应该怕工人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船长怕水手，元帅怕小兵，市长、省长怕老百姓？”

“一点没错。”

他又想了想：“那时候，猫也会怕老鼠吗？”

“嗯，也许会的。”

目光的撞击声

我们那所中学几十年前原是法国领事馆，两幢典雅的法式建筑东西相向。最漂亮的是中间操场上十几棵粗大的法国梧桐，有法国人的时候，没法国人的时候，学生怕老师的时候，老师怕学生的时候，它们都这样静静地站着，静静地看着。

学校不上课了，但一部分学生还是天天到校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时每个学校都有 HWB 组织，参加组织的学生都在臂膊上自豪地套着袖章。

那天我走到校门口，看见 67 在围墙上写大标语，每个字有半人多高——



让余星寒发了霉的历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！

我心里嘟哝：“怪不得……”

刚才我路过飞天大楼，见许多人聚在楼下往上观望。

许多束目光射向空中，一个正在跳离楼顶的人即将坠落。

楼下的人们一边观望，一边互相打听。

一位大妈向别人介绍：“这是余老师。”

我知道我们的教导主任住在此处，但这是他的吗？余星寒偏瘦，却也不至于瘦成这样，像一挂风筝在楼顶和蓝天之间飘荡起来。

那大妈又述说道：“昨天有一帮 HWB 来找余老师，把他家抄了。余老师就此一句话不说，那张脸眼看着凹进去。一个人不能愁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头。咱们余老师一夜就瘦成这样，跳楼都不够分量，今天风又大……”

因为风向问题，余老师一次又一次被吹回楼顶，他只好一次又一次重新往下跳，反正直到我离开的时候，余老师还没成功。

看来昨天 67 他们抄到了余星寒的什么材料，



证明他的历史发了霉了,所以余老师吓得跳楼。

我看着 67 用刷墙的大排刷写字。我讨厌他的人,但喜欢他的字。他写魏体字,但跟常见的魏体不大一样,写得张牙舞爪的,挺有气势。你看那“寒”的一捺,甩着波浪长长地流淌下来,帅极了。那时我自己的字上不了台面,所以十分佩服写字出色的人。

67 不是名字,是我跟熊给他起的绰号。(“熊”不能算绰号,因为熊本来就姓熊。)这是个相当高级的绰号,水平低的人根本没法猜。“67”是什么意思呢?他们想不到,要是把 67 看作音乐简谱,它就可以念成“垃圾”。这是受了另一个高级绰号的启发,有人叫有些十三点的女孩“B 拆开”,把 B 拆开就是 13。

67 来了,我们嘴上叫他“六十七”,心里叫他“垃圾”,叫得他莫名其妙,恼羞成怒。叫他垃圾,跟他的外表有点关系,他穿得破破烂烂像个捡垃圾的。但他如果仅仅穿得垃圾,而做得并不怎么垃圾,我们也太衣冠取人了。那时各家孩子多,一套衣服轮着穿,“新老大,旧老二,破老三”是常见的事。我们班有个姓袁的同学排行第十一,那该叫他垃圾冠军了,但他挺老实的,谁也不去嘲笑他,我们叫他“袁十一郎”。这是全班最好的绰号了。

67 写完大字,就在最后署上名——猛虎战斗



组。

他知道我在看他写字，却不回一下头，只在收摊走开时冷笑着横了我一眼。

67跟我不是一个组织。那时学校 HWB 分成两派，一派占了东楼，一派占了西楼。大家就把东楼的叫“东派”，西楼的叫“西派”。我和熊属西派，67 是东派。但这“猛虎战斗组”却从未见过，是一面新的旗号。

我走进西派的大本营。这里以前是教师办公室。

西派里高年级的多，东派里低年级的多。西派里文的多，东派里武的多。西派里老是像一个忙忙碌碌的手工作坊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十分起劲地流水操作，刻写的，裁纸的，推着油墨滚筒一张张印制的，折页的，装订的，团团转。

他们在印一本小册子，鲁迅的《阿 Q 正传》。他们的本事越来越大，以前只会印些简单的传单，现在的小册子用了双色套印，很像样了。

熊比我早到，他走另一条路，没看见余老师跳楼。

熊告诉我：“我们的纸又被偷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留言呢？”



熊说：“还没找到。”

每次搬走东西时，那“好汉”都会留下“革命行动”四个字。有时写在房门上，有时写在桌椅后，有时写在脸盆里、茶缸里……

终于被我找到，我让大家抬起头来——那四个蓝色粉笔字出现在高高的天花板上，用的还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魏体。天花板上还留下了几个脏鞋印，显示他的功夫有了长进。

熊指着说：“这回多画了一个老虎头。”

“猛虎战斗组！”

刚才 67 写大标语的纸张正是偷了我们的。

其实他并不是为了需要才偷，他偷去的那些纸张、文具都是很容易从总务处领到的，他是故意挑衅。

我们当然不能示弱。

但当然不是拔拳相向，也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正一笔一画把蜡纸刻得吱吱响的高二的刘理，这时把脸转向我：“秀才，给他来几句酸溜溜的，叫他们哭笑不得。”

我便思索片刻，一挥而就。熊立刻拿出去贴到操场上。



纸 虎

白纸成堆一夜无，
墙头画虎意何如？
不知此虎虽威猛，
破了仍须用纸糊。

——雄狮战斗队

那时虽说不上课了，只要你有心想学，还是能学到东西。67 学了飞檐走壁，我学了吟诗作词。我原以为绝句就是四句，律诗就是八句，押上韵就行。一次高三的老吴问我：“你写的‘七绝’按照格律了吗？”我不知什么是格律，他就借了一本《诗词格律》给我。原来，格律讲究平仄、对仗、押韵等等，名堂多啦。十三四岁时我的头脑如同海绵一般特别能吸收，不到一星期，这本书中所有的规则和优秀诗词竟都烂熟于心。

熊跑回来了。

我问他：“反响如何？”

他说：“不错，看的人很多，有人笑，有人生气，有人一边生气一边笑。不过，我们的雄狮战斗队出来以后，猛虎战斗组就不存在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

“它被 67 用纸贴掉了。他们改名了，改成‘大象兵团’。”

象鼻子可以卷起雄狮……

熊又说：“67 看到了我，建议我们也改名，改成‘老鼠方面军’，因为老鼠可以钻象鼻孔。”

“欺人太甚！”

“那我们怎么改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我们就叫‘巨鲸兵团’吧，鲸比象大。”

我把“巨鲸兵团”写在纸片上，熊接过纸片，拿了糍糊，又跑出去。

67 不会轻易认输，我们要准备像孙悟空大战二郎神那样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斗下去。我多裁了一些纸片，带上笔墨赶到前线。

果然，为了压过我们的“巨鲸”，对方又改变成“捕鲸船”。

我立刻再改——“12 级浪”！什么样的船都能被掀翻！

67 抓耳挠腮了。

我和熊互相拍一下，便要得胜收兵。

67 却又提起他的笔——

“礁石”。





